



急急流年，滔滔逝水

評介《回到五〇年代》

文字工作者 | 郭明福



回到五〇年代：五〇年代的克難生活

隱地著／爾雅／10510／224頁／21公分／250元／平裝
ISBN 9789576396106／855

為了對抗遺忘，不使走過的歲月如煙逝雲渺，近來隱地大開記憶水庫的閘門，先是今年（二〇一六）七月推出《回到七〇年代》，僅隔三個月，又有《回到五〇年代》問世，而後者從動筆到成書，速度之快，已創了隱地自己的紀錄！

由七〇年代直接切到五〇年代，就隱地個人言，那是十三到二十二歲的青少年時期，是體驗生命酸甜、形塑自我性格的重要階段；若以大環境論，超過一百五十萬人離開故土原鄉，向一個陌生海島匯流，那是大撕裂，大碰撞，也將是大融合！

既是參與者又是觀察者，回首往昔風雨陰晴，隱地當然熱切想說，也有很多素材可說。

《回到五〇年代》的副題是「五〇年代的克難生活」，這也是書中正文第一篇文章的篇名，再搭配〈五〇年代的臺北〉、〈五〇年代的叫賣聲〉、〈五〇年代之最〉諸文，隱地寫實呈現彼時庶民大眾日子過得不輕鬆，卻又富好奇心的樣貌。比如人主要的交通工具是自己的兩條腿；比如中南部人特地坐火車到臺北，只為了見識百貨公司會自動開關的大門；又例如二二〇公分高的張英武出現在西門叮時，後面總有一大群人跟著……

除了勾描民情風物，畢竟是文學人的隱地書寫五〇年代，標記最多的還是與文化文學有關的人和事，像：余紀忠創辦《徵信新聞》、王惕吾創辦《聯合版》、師範與四位同好合辦《野風》雜誌、從上海背了金條到臺灣辦《寶島文藝》的潘壘、程大城辦《半月文藝》連房子也賣了、二十四歲的尉天驄辦《筆匯月刊》、余光中也是二十四歲時出版生命中的第一本詩集《舟子的悲歌》、林海音印行第一本書《冬青樹》的時間比余光中晚了四年、牛哥李費蒙的長篇連載《賭國仇城》、《職業兇手》和《情報販子》人人搶讀、姜貴在一九五七年出版長篇小說《旋風》，他一度有心問鼎諾貝爾文學獎……

《回到五〇年代》收錄的作品，分成四輯加輯外輯，既是單篇存在，精神命意又有橫向聯繫，譬如我就交互參讀〈一畝文學田〉、〈一九五四年，胡金銓首次當演員〉及〈一九五八年，胡適任中央研究院長〉；此外，也對照〈一個臺籍美少年的故事〉和〈初到臺灣的歲月〉兩篇附錄。

〈一畝文學田〉寫王鼎鈞，要深入了解五〇年代，鼎公的《文學江湖》不可不讀；〈一九五四年，胡金銓首次當演員〉介紹名導胡金銓，也用了三頁多篇幅談李敖；〈一九五八年，胡適任中央研究院長〉記把生命最後五年奉獻給臺灣，也快被臺灣人淡忘的一代學人胡適。兩胡一王一李，胡導另論，王鼎鈞、李敖與胡適皆有過交集。

為了中廣要將《紅樓夢》製編成廣播劇，邱楠帶鼎公面訪被聘為該劇顧問的胡適；李敖則與胡適通過信，出版過《胡適研究》，胡適是地球上李敖極少數放在眼裡的人之一。

李敖確然是「自我感覺良好」的祖師爺，系出同門的有馬英九和柯文哲。他自詡「五十年和五百年內，中國人寫白話的前三名是李敖，李敖，李敖。」是令人發笑的。想想寫文章這種事，眾家作者如千山萬壑，各有姿態，各有風流，如何像拳擊賽比得？真要論文字雋永深刻，李敖眼前就有王鼎鈞這樣一位高手。

至於一九九七年過世的胡金銓，雖文筆極佳，但少有人把他當作家論評；他演過二十三部電影，然有幾多人記得他的演出？可是，就像隱地生命中與他有兩次相遇，即認定「值得天長地久的回味，回味到天長地久。」（一二五頁）我覺得「導演胡金銓」，單憑一九六五年完成的《龍門客棧》，就足以在華人電影史上天長地久留名。這部起用石雋、白鷹、上官靈鳳等演出的武俠電影，其流露的文化底蘊和幽遠蒼涼的沉味，非徐克的《新龍門客棧》或《龍門飛甲》可比，連李安的《臥虎藏龍》也難並論。

依臺灣人總平均壽命約八十歲來看，胡金銓享年六十五，真是走得太早，但他比起被林至潔喻為「臺灣第一才子」的呂赫若，顯然又「長壽」許多。

死於一九五一年的作家、聲樂家呂赫若，虛歲三十八，有人說他被組織同志槍殺，也有人說他被毒蛇咬死，屍體始終未尋獲。然則子彈或蛇吻都不是重點，真兇是「二二八事件」以來的白色恐怖狂潮，遭席捲的不止呂赫若。李筱峰與陳子絹就合寫了一本《二二八消失的臺灣菁英》；而鼎公的《文學江湖》陳述多位中廣同仁被以「匪諜」名義逮捕，他自己直到出國，一直受特務監控……

在不安定的年代，總有人對他人使用各種形式的暴力，而這是人性問題，不是種族省籍問題。像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人在事發現場的吳東權，在〈初到臺灣的歲月〉文中，就描述動亂後，不會說閩南語者如何被搶掠、毆打，而掩護協助他這個外省人的，也是本省人。

在隱地刻意「控制身材」下，二百餘頁的《回到五〇年代》，仍是本貫串歷史、生活和起落更迭的書，箇中有可親、可感、可敬及可嘆，予過來人重回味，讓後來者見識一個「舊而新鮮」的時代。